

國語界的祖師爺

趙元任傳真

國際知名傑出學者

趙元任博士是多方面、多門類，很早就國際知名的天才學者。最近台北兩大報都有專文紀念他在音樂作曲方面之非凡貢獻。但是筆者認為他在語言教育上的成就更偉大、影響更深遠。一來他從八十年前就開始策動、審議、推行國語文化，一直到九十歲逝世為止，從未間斷研究與著作，他本身就是世界語言學界的元老，堪稱國語界的祖師爺！在目下國語運動低潮、積非成是的劣風之下，覺得應大聲疾呼，提醒國人普遍的注意。民國自八十年起，大科學家中央研究院長吳大猷博士，竟關心中學國語文教育，支持中央日報刊「中學國語文」專欄（可惜該刊兩年來沒大注意「語言」教育）。多年積累的風氣，多少巨宦名人說話「語病」甚多，常一句話裡夾雜冗詞三次「這個」；一般人在五分鐘致詞中，竟連說七八次「然後」代替「和」「並且」「還有」；名演員誤說候鳥大雁為「候鳥」，也多把「賄賂」（ㄌㄨˋ）說成「會勒」；而「但卻」連用已普遍入文，不顧口語之不順暢、否定詞重複之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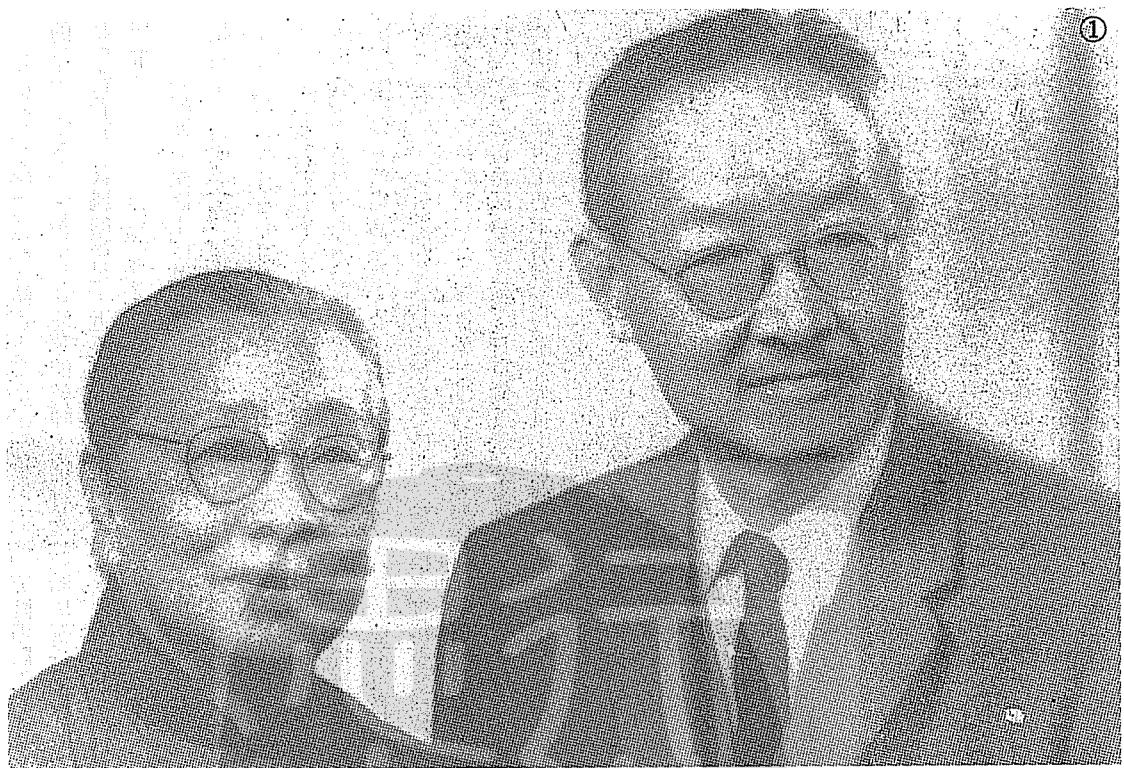
文法。又許多名演員及播音員把「幾乎」說成「己乎」；「我為人人」的「為」不念ㄨ、ㄞ而說成ㄨ、ㄟ。（六十四五年筆者編有「語文醫院病例」小冊）四十年前最高師資機構有人否認「國語」是學術，至今國文系課程很少排入「語言學」。猶憶多年以前，大報副刊多位學人討論大學國文系內容，要不要分文藝等組而爭持不已，後來中興大學國文系主任孟瑤一文指迷，方停止了紛爭，筆者六十年前初入大學就知道外語系與中國文學系的內容都包括語文與文學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在台灣只有近年清華有「中國語文學系」，明定有「語言學」之類的課程。

就所知所聞，專就他語文教育方面的豐功偉績，作扼要的敘述——不週不備，自然難免。

在開始正文以前，略述他一生的經歷和我們之間的關係。

趙元任是趙匡胤第三代後裔，光緒十八（一八九二）年生於江蘇常州武進。一九一一年病逝美國加州，享年九十歲。宣統二（一九一〇）年考取清華第二屆留美公費生，比梅贻琦晚一年；與胡適之同屆，又同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讀得物理學士（胡讀政治學）。清華學校（當初是專科性質）從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設立訓練留美預備部學生，所以胡適聲稱第一、二屆沒入學就一直資送出洋的，算清華「史前期」的校友。他民國三（一九一四）年在康奈爾畢業後，再入哈佛，民國七（一九一八）年得哲學博士。回國後就到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員，後來兼作語言部主任。民國九年英哲學大師羅素來華講學一年，全由趙氏陪同旅行作翻譯。民國十年與楊步偉醫師結婚。民國十三年清華開辦國學研究院，他應聘為四導師之一（另三人為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

①



①趙元任（右）楊步偉（左）夫婦合影。

②婚前的楊步偉小姐。

③趙元任夫婦（中）在香港與清華大學校友合影。

②



後在法研究小學（音韻、語言、文字學）得博士的王力（字乃一）是筆者在清華的教師，他就是趙氏當初指導鼓勵的高足，近年已成大陸上漢語學權威。

國學研究院因王國維逝世，梁啟超赴津而停招新生，趙氏離清華回中央研究院的語言組（在北平）民國十七年清華大學風潮，校長羅家倫離校，有人推薦趙接任，趙堅拒，但建議政府請清華留美學生監督梅貽琦繼任，梅要求趙氏接替留美學生監督一年半為條件。他任滿又回中研院研究（南京）。抗日期間他隨院遷後方至昆明，嗣應夏威夷大學聘再赴美，不久轉任耶魯大學客座教授，兩年後再回哈佛任教。日軍偷襲珍珠港，美國緊急應付，要求哈佛辦理訓練大批中日語文人才，趙氏負責中國「話」的主管，趕訓種子教師百餘人，編輯粵語及國語「入門」的教科書。到遠東作戰的美國兵將都得益，所以美國國防部處處對他尊敬。一九四五年他榮任全美國語言學會會長。大戰停止後，他被政府邀請參加聯合國聯教組識起代表之一，會前已向哈佛辭職退休，準備回國至中央研究院，不意教育部屢電亟邀他任中央大學長，迭辭而不敢回國，乃改就加州大學教授。

幽默風趣語妙天下

真傳任元趙

筆者入清華時已知其盛名，在學時（一九三一—三三）民國廿一、二年他曾回國至清華講學一年，不巧我為作畢業論文，減修學分，無法選修他的課，同級系友吳宗濟倒在畢業後入中央研

究院追隨他學作方言調查。直到民國四十五年梅貽琦校長自美回國，借調筆者協助清華在台復校，經管梅貽琦的公私關係。又承辦清華學報與校友通訊，蒙他與夫人楊步偉熱心照顧，屢賜著作中文稿、照片，尤其難得的是他生平寄過五次「綠信Green letter」（都是對語文界有關而尚未寫成論文的動議），只寄文友與知交的，我因辦理清華兩刊，曾得到他第四第五兩信。第四信中記得他提出國內採用陽曆後，將陰曆改稱「農曆」，他不以為然；第五信說到中文手指與足趾兩名宜仿英文「Toes」，創「新字」（恕我忘記，原件隨大批資料收存，不在手邊）又大概民國六十年間寄筆者一短文，指明要刊登我管的刊物，其文雖短，但有學術性，不巧因主編楊聯陞辭職，我也正結束兩刊事務，未及刊出，在他老逝世後，我想起此事，還特別在致趙如蘭女士弔唁函中為此抱歉。這是很遺憾的事。

另外提起他寫的信，常常很簡單明快，有一次開頭竟稱我為「宗兄」，使我這再傳弟子十分不安。再一次通信寄還學報一論文校稿，附一小柬命我轉與胡光慶學長，說接到胡的信，抗議「下加了八點，說是補還給他。其風趣如此。

關於他在學術上道行，至少在國語方面，可

以說登峯造極，梅貽琦、胡適之、李方桂、查良、楊時逢（他的內姪，追隨他多年，作方言調查重要助手）商量，我們在台翻譯出版，且預計在台灣及大陸都可能暢銷。不過大家都忙於行政等雜務恢復「國語推行」委員會，後來改為「國文」……委員會，何容多病，沒有大力推銷，甚是可惜。又：國語辭典一書，當初他也曾加修改。因為他與汪怡都是「定音」的人。

總上所述，從國語之發起、審議、國語羅馬字、注音符號、為美國軍人傳習中國「話」（包括北平話、廣東話、江浙、江西、湖南、湖北話）等等，可以說是國語界開山元老之一，又是方言大師。以下分別提出幾項紀錄，敬請讀者指教。

畫時代的權威著作

趙元任關於中國語文教學最早出版的兩部書，是「國語留聲片課本」（民國十一年，商務）（民國廿四年，商務），這兩本書都是畫時代的權威著作。用留聲片教國語，更是得風氣之先。「國語留聲片課本」前面有兩幅趙元任的照片：他編的「中國話的文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一書，在推行國語教育上甚為重要

物理算學學士，哈佛大學哲學博士，研究語言學、音樂十餘年。回國後，曾任清華學校心理學、

真傳任元趙

物理學教授。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派赴萬國語音學會審定國音音素，曾任哈佛大學中國語教授。還有胡適之一篇序。下面引錄一段：

「我敢說：如果我們要用留聲機片來教學國音，全中國沒有一個人比趙元任先生更配做這件事的了。他有幾種特別天才：第一、他是天生的一個方言學者。他除了英法德三國語言之外，還懂得許多中國方言，他學方言的天才確是可驚異的。前年他回到中國，跟著羅素先生旅行，他在路上就學會了幾種方言。他不但能說許多方言，並且能在短時期中辨別出各種方言的特別之點，例如一天他和我談起北京話裏『我們』和『咱們』有區別，不可亂用；我拿紅樓夢的前八十回來細細檢查，果然都有分別。我又問他方言中有幾種是有這個區別的，他隨口便舉出了常州、無錫、福州、廈門等處的方言為例。這種天才真是很可妒羨的。第二、他又是一個天生的音樂家。他在音樂上的創作，曾得美國音樂大家的讚賞。他的創作的能力，我們不配談，我們只知道他有兩隻特別精細的音樂耳朵，能夠辨別那極細微的，普通人都不注意的種種發音上的區別；他又有一副最會模仿的發聲器官，能夠模仿那極困難的、普通人多學不會的種種聲音。第三、他又是一個科學的語言學者。單靠天生的才能，是不夠用的，至多不過學一絕頂聰明的『口技家』罷了。但是趙先生依著他

的天才的引誘，用他的餘力去研究發音學理；他在這裡面的成就也是很深厚的。所以無論怎樣雜亂沒有條理的對象，到了他手裡，都成了有系統的分類，都成了有線索的變遷。」

胡適之與趙元任都是最早的清華公費生（一九一〇級）在康奈爾大學同學。兩位都是絕頂聰明，難分高下。不過在學業方面，趙元任天才的表現，似乎更早更突出些。在大學畢業時，趙的平均分數，為全班之冠，而且這個紀錄保留了不少年。胡趙兩位是數十年的好友，相知甚深。胡適之在序言裡特提趙的天才，決非標榜。記得抗戰時美國國務院曾請若干位中國教授赴美訪問，第一批有浙江大學的張曉峯（後任教育部長），

應聘至美，在哈佛住在查理士河濱的Dwessey House。有一次，胡適之同幾位朋友在張的屋子裡閒談，有一位先生忽然問胡說：「在先生這一輩的人中，先生恐怕是最聰明、天才最高的了吧？」胡很快地就回答說：「不然！趙元任就比我聰明！」前輩們如此互相推重，而且純出自然，令人感佩。

詼諧戲謔突梯滑稽

胡適之序裡，又有一段講趙元任的詼諧：

在他的許多特長之外，又是一個滑稽的人，生平最喜歡詼諧的風味，最不愛拉長面孔整天說規矩話。我們讀了他譯的愛麗絲漫遊奇境記，都不能不佩服他的詼諧天才。他編這部書，也忍不住時時插入一點滑稽的材料。本來教發音是最枯燥無趣的事，有了他的詼諧材料，讀的人可以減輕多少枯窘的悶境。例如他在第一課裡，

「𠃎」字讀『迂夫子的迂』，『𠃎』字讀『阿彌陀佛的阿』；第七課（3）舉的例裡『董油炒麵吃』，『偷嘗兩塊肉』；這都是他滑稽生性的表現，別有一種風味，

賣木魚的人聽得睜大了眼睛，可是作了一筆好生意。

胡適之序裡提到「我們」「咱們」的分別，在「國語留聲片課本」裏趙元任解釋如下：

「咱們」是包括「你們」對待「他們」說的；「你們」也在內的。「我們」是包括「他們」對待「你們」說的，「你們」不在內的。在北京、福州、廈門、無錫、常州，都有兩種代名詞區別這兩個意思。趙氏又發現英文裡面Let us跟Let's，也有類似的分別。例如Let's go是「咱們走吧（或去吧）！」Let us go則是「讓我們走吧（或去吧）！」妙處是，這個分別，一般講英文文法的人，自己沒有注意。是趙氏提出來他們才注意的。

耳音之好得天獨厚

趙元任耳音之好，確是得天独厚。據說照統計資料，要幾萬人中才能有這樣一對好耳朵。趙氏有一年在杭州遊西湖，看見湖上有個木魚店，進去想買幾個小木魚。就在這個木魚上敲一敲，那個木魚上打一打，不多幾分鐘，就選出來了十幾個小木魚，湊成一套首尾協和可以演奏的樂器

可以打破教科書的傳統的沉悶！至於第十二課的兩篇故事，完全是笑話，更是那「忍俊不禁」的趙元任出現了。」（下略）

胡適之介紹的第七課，是「異韻字聲調練習」。那時候的舊國音有入聲。他舉了廿六個陰陽上去入的例。起句是「中華好大國，共和也過節」中間有「方才你正哭，君愁我倒不」等句，結果是「高揚起降促，中原語練熟」到「新國語留聲片課本」已經取消入聲，分別派人平上去。例句之中，同韻字四聲例（陰陽上去）有「濕石使試，吃時始至。雌慈此次，斯詞死字。醫娘以義，希奇比例」「拋抱跑泡，逍遙老道」等妙句，不同韻字四聲例有「修橋補路，生財有道」「說完好話，偏來打岔」「偏旁寫錯，斯文掃地」「陰陽上去，諸如此類」等妙句。「葷油炒麵吃，偷嘗兩塊肉」則改為「葷油炒肉，偷嘗兩塊」。楊聯陞記的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所藏的「新國語留聲片課本」有趙元任自己用鉛筆改正的幾處。「割鵝者樂」，改為「割不者樂」、「獸孩抄拐賣」，改為「獸孩買賣」，「慌忙搶炕」改為「慌忙搶櫃」。

千錘百煉驚人好句

真傳任元趙

楊聯陞來台時告我：「一九四三到一九四四年，在美國康橋的清華校友「學趙風」者，大有人在。那時候哈佛大學開辦陸軍特別訓練班（Army Special Training-Program簡稱ASTP），日文部由遠東系主任葉理綏教授（Serge Elias'eff）主持，中文部由趙元任主持。中文

部有音佛門（Informants）訓練員約二十人，絕大多數是哈佛跟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生，戲稱哈麻（蛤蟆）隊。受訓的前後有兩班，稱為FEI、FEII這兩班很出了幾個好學生，例如第一班第一名Mote，後任普林斯頓大學中文教授，第二班第一名Crump，後任密西根大學中文教授，對中國文學史學，都有相當的造詣。

衆位哈麻首佛們，閒來無事，就在教員休息室仿造四聲詞句，同聲詞句，其中頗有「千錘百煉，驚人好句」，例如「山窮水盡」「風斜雨細」「瓜皮小帽」「柯達軟片」「雕蟲小技」，師承有自」「瓜田李下，他憐你愛」「山盟海誓」「顛鸞倒鳳」「高朋滿座」，「三拳兩勝」「歡迎指正」「江南武進，周宅喜事、新娘那位？金陵女大」。趙元任自己寫下來的，有「發行彩票」「跟您請假」「蝦仁炒麵」「通靈寶玉」「風狂雨大」「優柔寡斷」「說完想賴」「都來找事」。哈佛燕京學社漢和圖書館的于震寰（鏡宇），作了兩首四聲迴文：

先行小惠，說誰果悟；公文影送，他沒有會；中華好大，新人好妙；山陽美麗，詩情酒意。

同聲詞句，有「豈有此理」，「農民銀行」「最後勝利」等。有的不止四個字，如「陸部特訓計畫」「做夢看見四面大霧下降」（趙元任的）最長的是于震寰的「飲了幾盞米酒，往往使我脊癢。你給我起把火，煮桶雪水，我想好好洗澡，也許可以解癢。等水暖了，喊我！」

趙元任還有一種語文遊戲，是用同音不同聲

調的字，聯綴成文。最早而最出名的一篇「石室詩士」，見大英百科全書舊版：請參閱中外雜誌三三三期江澄格「趙元任傳奇」。當時的諸位音佛們口音都不錯，要拿「石室詩士」考他們的讀音，都考不住。不過有一兩位對於收Z跟ZH的字，有時略有混淆。我記得前人有一聯：

嶺頂鷹鳴，酩酊兵丁停挺聽。
山間鷹邊，懶散番蠻挽彈彈。
上聯往往可以考住讀音帶南方口音的朋友，下聯當然很容易。楊聯陞曾改擬過一個下聯：鏡屏聖應，病疼僧正秉經迎。那就比較難一點了。

康橋趙家高朋滿座

說起來那幾年康橋實在是熱鬧。尤其是行者街廿七號趙府，亦稱趙家樓，簡直是天天高朋滿座。

楊聯陞說：「一九四二年，趙元任在哈佛開『比較方言學』課，主要講吳語粵語。」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趙元任與韻卿師母銀婚，有楊聯陞記得賀詞四首絕句之一：

薰琴重鼓求凰曲，彤管新成自紀篇。偕老百年方弱半，風流眷屬地行仙。

「自紀」篇指的是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 by Buwei-Yang Chas（趙楊步偉自傳），趙氏譯的英文，一九四六年已經完成

，次年出版。這部自傳很重要，有許多地方反映近代史。哈佛的魏楷教授J.R.Ware曾採用為他的中國文化入門課的指定讀物。董彥掌曾集甲骨文字為聯題贈他們夫婦，上聯末句「自傳即是合傳」下聯末句「舊聞又成新聞」，即指此事。

國語字典最大特色

根據陸軍特訓計畫時代的材料擴大寫成的，有兩部書，一是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國語字典）（與楊聯陞合著）一九四七年出版。一是Mandarin Primer（國語入門），一九四八年出版。國語字典是一種小字典，收的字不多。不過有幾種特色：每個字的獨用（Free）合用（bound），一律註明；虛字嘆詞的解釋特細；字後可加「兒」「子」「頭」等語尾的一律註明；字的雅俗文白盡量用相當體裁的譯文表現，或註明；英文註音兼用國語羅馬字典Wade-Giles拼音；字音在若干方言裡聲母是濁音或收尾有P.T.K.M的，一律註明。（這本小字典到一九六一年，已經印了五版）

獨用指可以獨用，合用指一定合用。字之獨用合用，往往依字義方言而不同。例如北平話「花」字獨用，指花砲的花，植物開的花兒，得說「花兒」有兒尾。又如北平話說「鞋」「襪子」，吳語則說「鞋子」「襪」。獨用合用，正好相反。附帶要說明一點：多數的情形，前輩與後輩合著一書，往往是後輩比前輩作的事情多，這個小字典，正好相反。

美國大學華語教本

國語入門，一共有二十四課。由「你我他，四個人」到「美國人演說」其中絕大多數都是ASTP時期用過的，只有第十九課「租房子」，是後加的。「海象跟木匠」（The Walrus and the Carpenter）是趙元任翻譯Lewis Carroll的The rough the Looking 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裏面的一大段。一起是：

太陽照在大海上，
他拼命使勁的幹：
他想把浪頭歸置好，
要光又不亂——

可是這很怪，因為那正是

在半夜三更半。

月亮看了噓著嘴，

他心裡想，剛才

還當著一天過完了，

怎麼太陽還要來？

「他簡直沒規矩」，他說，

「這麼跑來拆我的檯」。

這部國語入門有一個特色，就是在前八課把重要的句法結構都介紹了。不過教的人如果知識不夠，再不照著每課後邊的註解同練習仔仔細細的跟學生一塊兒研究練習，可能會覺著難一點兒。有一個評者說「這是一本天才教授給天才學生寫的教科書」話也有幾分道理，不過太過火了。這些年來，在美國有好幾所大學（包括哈佛、普林斯頓、加州大學、華盛頓大學）都用這本書作教本，用過的學生，小說也有四五千，認真學習的，無不得益。這些學生不會都是天才，不過說老實話，奇（或「其」）笨如牛的學生，大概也不多。

第一十課「海象跟木匠」，第二十一課「聽與旁聽」是後加的。「海象跟木匠」（The Walrus and the Carpenter）是趙元任翻譯Lewis Carroll的The rough the Looking 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裏面的一大段。一起是：

國語入門很多課，都是由粵語翻過來的。因爲都是中國話，不知道的人絕對看不出來。第一課是「你我他、四個人」。

國語入門引論裏講的文法，比粵語入門國語字典詳細多了。這是他說李方桂之請，特別撰寫的，實在是功德無量。這本書裏講漢語跟漢字同講文法的章節，有李榮編譯成「北京口語語法」一書，一九五二年出版，在大陸上頗有影響。

「國語入門」主要是教國語，不過課文裏也有所涉及方言的地方。

趙元任著的書，除了國語教學的種類之外，其次就數關於方言的書，比較早的是「現代吳語的研究」（一九二八年清華大學出版）「方言調查表格」（一九三〇年），比較後的，有「鍾祥方言記」（一九四〇年），「湖北方言調查報告」（與丁樹聲、楊時逢、吳宗濟、董同龢合著）（一九四八）。「湖北方言調查報告」是一本畫時代的大著作。（他的著作目錄，可以參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慶祝趙元任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頁923-930）

台大講學譽滿士林

一九五九年，教育部梅貽琦部長請他回國講學。在台大講了「語言問題」十六講。全文收入一書，作為台大文學院叢刊之一。各次講的題目是①語言學跟語言學有關的一系列問題②語言學跟語言學的音標③音位論④詞彙跟語法⑤四聲⑥上加成素⑦方言跟標準語⑧何為正音？⑨語史跟比較語言學⑩語言跟文字⑪外國語的學習跟教學⑫英語的音系跟派別⑬實驗語言學⑭一般的信號學⑮各種信號的設計⑯從信號學的立場看中國語文。

「語言問題」序裡第一段，解釋為什麼第一講題目裏得有兩個「跟」字，可見趙元任的風趣：這次演講開始的時候，總題頭的「跟跟」兩個字曾經引起了不少的興趣跟疑問。當晚就有報館打電話來問，題目裏有沒有錯字，那麼那兩個「跟」字怎麼講？說是第一個是大「跟」字，是全題兩部分的總運詞；第二個是小「跟」字是「跟語言學有關」修飾語裏頭所需的介詞。省了就念不通了。可是有些報沒打三次電話的，還是登錯了。

說起來，這個「跟」字，還是真不好用。當連詞只能連體詞（即名詞代名詞等），不能連動詞，所以跟英文的 and 不盡相同。有一次（一九四三）他聽英國倫敦大學西門教授（Walter Simon）編的 Chinese Sentence Series 的唱片，有一課「到理髮館去理髮」，理髮匠問「是理髮刮臉？」，回答說「理髮跟刮臉」。因為這個地方

可以說「也理髮、也刮臉」「又理髮又刮臉」或者說「理髮跟刮臉都要」單說「理髮跟刮臉」不完整，所以不行。趙元任完成的那本大書，前面提過，書名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中文書名叫「中國話的文法」。章目是①引論②句③詞④構詞⑤造句⑥複合詞⑦詞類上：名詞等⑧詞類下：動詞等及其他。這是一本口語文法大全，方法謹嚴，材料豐富，議論明通。待語言學再有進步，文法再有變化，也許會再出一位趙元任來另寫一本文法，不過到那個時候兒，恐怕還得用這本書作參考。

趙氏退休後又寫了「文法大全」之外，還另寫一本英文的講語言學的書，及兩種中高級的國語教科書，真是老當益壯。

夫妻恩愛子女賢肖

另外，他早就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清華第一屆留美公費生，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大學

部教授，又作過清華留學生監督，婉拒各大學幾次系主任，也謝卻清華與中央大學校長，單就國語界的老資格和桃李讀者滿天下的聲名，已夠得上「祖師爺」的輩分！

附記一筆：夫人楊步偉女士留日學成的醫師

，為人冗熟熱誠，精明幹練，卻照料丈夫子女周到而體貼，使得趙元任得以專心研究，著作，製曲填詞。她的中文著作不少（筆者承贈數冊）多經趙氏譯成英文本出版，也暢銷海內外。夫婦二人性格不同，但能互相遷就補益。有認為他怕太太，其實他沉穩幽默，說話少而溫柔含蓄；金婚之夕，還互訂下世的終身，成為人人羨慕的佳話。

夫人比他長三歲，也先逝世。子女都有成就，長女如蘭不僅也是哈佛博士，而且也膺選中研院院士。至於趙氏在音樂上的成就，初由他業餘的興趣，而撰詞作曲則深入語言學的奧秘，才與音樂配合得成為天下奇才。筆者不敏，留給音樂工作者分析稱頌罷。

聖文庫 拾夢抒懷 出版 李潔著

新臺幣壹百伍拾元

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迭宰大邑，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閱歷宏豐，見聞廣博，名作家阮毅成、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以慧眼傾抒其感受，匯為智慧的結晶，與一般回憶錄不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趣味盎然。
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壹百伍拾元，歡迎購閱。
郵撥○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